

近年来，“套路”成为观众评论影视作品时经常使用的热门词语。有网友总结影视剧常见的套路剧情：爱情剧表现失恋时，不是在大雨里奔跑，就是在酒吧里买醉，还有可能出车祸失忆，忘记与爱人的过往；战争题材里，主角不管受多重的伤，关键时刻都能满血复活，而离别时如果说“你一定要活着回来”，一般都回不来；古装剧中，女主角女扮男装、冒名顶替，男主角看不出来，配角却总能一眼识破……这些桥段缺乏新意，总在某种模式中打转，让观众产生了审美疲劳。

## 有生活才能没套路

□张薇

影视创作出现这种现象，主要是缺乏生活内容所致。缺少生活细节的填充，徒有叙事结构的骨架支撑，导致作品干瘪突兀、思路跳跃、转折生硬。缺少生活内容的滋养，也使人物形象扁平刻板，言谈举止缺乏合理动机，成长轨迹、命运走向也缺少说服力、感染力。

缺少生活经验的支撑，还有碍于因果关系的建构，使某些有意为之的剧情不但无法增加作品的艺术性、创新性，无法帮助观众走出固化的审美心理定势，反而因有悖于现实逻辑而变得悬浮空洞，成为创作新套路。因此，要想从根本上打破影视创作套路的桎梏，创作者必须深入现实肌理，体悟生活本质。正所谓，“闭门觅句非诗法，只是征行自有诗”。从家长里短、柴米油盐到思想观念、情感体验，唯有把这些生活素材吃透了、消化了，创作才能展示真实的生活情境、表现真切的生活状态、传达真诚的生活理念，与观众建立起紧密牢固的情感联系。

首先，要结合生活实际营造典型环境，在具体情境中孕育鲜活人物。优秀影视剧，尤其是弘扬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品，往往在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的联动关系上颇下功夫。电视剧《功勋》中，袁隆平的“禾下乘凉梦”源于他在劳动实践过程中对饥饿的切

身感受。在赶往助农实践点的路上，带的菜饼子吃完了，只能把裤腰带勒紧点。肚子空空，以前半天就能到的路程，却无论如何也走不快。为了抄近道，他泅水过江，差点淹死在江里。到了助农实践点，又发现广田叔已病入膏肓，临终前就想吃碗白米饭，却求而不得，含恨而终。这种环境铺陈如同引线，点燃了人物改变现状的信念，也激发了观众的情感共鸣和心灵共振，使他们深刻理解袁隆平“愿天下人都有饱饭吃”的想法的由来。

其次，要善于用生活点滴激发观众的合理想象，增添故事韵味。许多创作者善于使用吃饭、穿衣、不经意的闲聊等看似琐碎无用的“闲笔”，钩织叙事纹理，缝合剧情。比如在电视剧《人世间》中，生活细节随处可见。如周秉昆为帮助郑娟，偷偷将母亲的传家玉镯变卖。多年过去，大病初愈的周母再次提及玉镯，周秉昆卖镯子的真相眼看就要揭开之时，却忽然没了下文。这处有意为之的留白，其实早就在郑娟不计回报地照顾周母的日常生活中得到了回应。干净整洁的家、健康成长的孩子、清晰明了的账单以及郑娟粗糙变形的手，这些生活细节发挥了“无声胜有声”的审美功效，不仅让故事走向顺理成章，还让其承载的真挚情感直抵人心。

最后，将表现生活的点滴变化作为展现广阔社会图景的具体切口，帮助观众在时间流转中更好地理解故事走向和人物选择。电视剧《人生之路》的主角高加林人生波折起伏不断。从上大学的名额被顶替，当民办教师转正无望，到写报告文学获奖；从进城考入报社当校对，到当杂志主编、创办文学网站，每一次转折都以透露着丰富信息的生活细节作为铺垫。比如，在集市上卖馒头不好意思吆喝；初到上海时租住阁楼、学着与邻里相处；除夕夜自己下碗清汤面吃……创作者将高加林面对人生起伏时的不同生命状态高度浓缩于与时代发展紧密相连的戏剧情境之中，彰显人物始终直面挑战、不断向前的精神风貌，使作品“勇敢追梦，坚守初心”的主题振聋发聩，涤荡人心。

总之，生活是艺术家灵感的来源，是文艺作品保持生命力的养料，是创作生发情感震撼力、提升审美价值、延续“文以载道”传统的根本。因此，影视创作者必须拜生活为师，发掘普通人身上的闪光点，寻找烟火人间里的真感情，发现平凡小事中的正能量。唯有如此，作品才能承接地气、提振人气、彰显生气，真正走进观众心田。

据光明日报

## 《奥本海默》：一部跨越宏观微观的电影

□冯新平

克里斯托弗·诺兰痴迷于时间。他对角色和观众的操控一样自如，而在《奥本海默》中他同时做到了这两点。

影片《奥本海默》巧妙地在鲜艳的色彩和令人惊叹的黑白之间来回切换，以此呈现不同的时代氛围，从而引发某种连锁反应。虽然影片的四幕结构对观众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但观众的耐心和专注得到了充分的回报。不知道诺兰的粉丝们会对《奥本海默》这样一部令人兴奋、对历史充满好奇、以庄重为基础的电影有什么反应，这与诺兰的《蝙蝠侠》系列中那种深沉的威严，以及《盗梦空间》和《信条》中的烧脑游戏几无共同之处。就其激动人心的庄严而言，它可能最接近《敦刻尔克》，而它对科学与情感的融合又让人想起《星际穿越》。

奥本海默之所以能完成他的壮举，是因为周围有许多杰出的思想家，而基里安·墨菲也得到了一群顶尖演员的支持。马特·达蒙把他的明星魅力带到了莱斯利·格罗夫斯将军身上，这位曼哈顿计划的军事首脑粗暴的魅力掩盖了他别有用心的动机。小罗伯特·唐尼饰演奥本海默对战后核政策控制权的竞争对手路易斯·施特劳斯。这是唯一没有从奥本海默的视角来设置的场景。施特劳斯对奥本海默的智慧感到敬畏，但对

他的傲慢和政治态度颇为不满。唐尼的角色在影片第三幕变得越来越重要。希区柯克式的追捕伪装成法律程序，奥本海默对美国的忠诚受到无情的审视。

基里安·墨菲总是能够在他棱角分明、天使般的外表下传达出一些令人不安的东西。他扮演的奥本海默是一个迷人的矛盾体：坚定而冷漠，当下而遥远，聪明而盲目。从墨菲锐利的淡蓝色眼睛中，我们可以看到物理学家超常的智慧、顽强的决心，以及在承认自己的天真并面对后果时所受的折磨。当奥本海默思考20世纪最棘手的问题时，墨菲脸上的特写镜头和电影中的原子弹爆炸一样引人注目。他遥远的目光不仅让你相信，他确实看到了亚原子粒子之间发出噼啪声的无形力量，还让你看到了他将这种力量释放给世界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安静沉思的时候，他的注意力好像被银河系的黑洞吸引，而在愤怒或紧张的时刻，他的虹膜犹如两个微小的钴色蘑菇云冠。这双眼睛是诺兰及其演职人员所取得成就的最简洁的概括：《奥本海默》是一部同时在微观和宏观尺度上发挥作用的电影。它既是一辆飞驰的过山车，又是一幅辛辣的精神肖像。

诺兰用《奥本海默》的开场来唤

起普罗米修斯神话，一如玛丽·雪莱给她的小说《弗兰肯斯坦》所起的副标题“现代普罗米修斯”，二者是对观众和读者即将看到东西的警告，也都指科学家释放了一个其无法控制的怪物，而奥本海默在看到原子弹爆炸时，脑海中闪现的是印度史诗《薄伽梵歌》的诗句“我成了死神，世界的毁灭者”。在“三位一体”试验令人紧张的倒计时中，在路德维希希华丽无情配乐冲击和悸动中，诺兰巧妙地增加了悬念，让那一刻的重量笼罩在演员和观众身上，然后让他们瞬间目睹了人类历史上最著名的爆炸。大画幅胶片拍摄的效果带来了非凡的质感和景深，令观者身临其境，有种见证历史本身被分裂的感觉。那样的震撼不是以轰炸日本本土的场面来呈现，而是通过广播报道和洛杉矶阿拉莫斯社区的欢腾来展示。爆炸释放出来的恐怖气氛则巧妙地由奥本海默脑海中翻腾的蒙太奇画面来暗示。

人类的进步是双向的，当年走上火刑架的布鲁诺绝不会想到，几百年后，他为之献身的理性会成为血与火结局的科学推导。人们做事的能力几乎总是超过其决定是否应该做这些事情的能力。《奥本海默》是关于他那个时代的故事，也是一个关于所有时代的故事。

据北京晚报

## 《云之羽》：审美大于故事的空洞

□师文静

最近，号称古装奇谋谍爱剧的《云之羽》播出，豪华的演员阵容、超豪华服化道、暗黑深沉的滤镜等抢夺眼球，但这是一部典型的豪华服化道视效盖过叙事能力的剧。审美大于故事，会不会成为一批古装剧的创作套路？

《云之羽》由虞书欣、张凌赫等领衔主演，讲述了渴望自由的女间谍云为衫与叛逆公子官子羽的成长故事。该剧虽自称是古装谍战爱情剧，但通过播出的剧情来看，更像是古装版“狼人杀”，主要故事线是在“官门”大宅里抓间谍。剧中，“官门”与“无锋”两大门派之间的江湖争斗不断，虞书欣饰演的被“无锋”训练出来的女间谍假扮选秀新娘云为衫，和一群准新娘进入地势险恶、守卫森严的官家，以探查情报。云为衫还在使用各种手段希望被官门少主官唤羽选中时，官家遭遇变故，官门之主和继承人官唤羽被杀死，四公子官子羽一夜之间成为了官门之主。云为衫一番设计后，如愿成为官子羽的新娘，她原以为完成任务就能从“无锋”赎身获得自由，但爱情来临……

故事设定是一个门派要灭了另一个门派，于是派间谍过去探情报、杀人。结果天下最厉害从未被渗透的“官门”，20年来第一次纳新招亲延续香火，却毫无筛选机制直接进来三个间谍；而一门心思要灭“官门”的“无锋”，却派了三个低级别间谍进官门互相露马脚、你救我我救你打配合……原本可以紧张刺激的谍战大戏拍得小儿科一样，“无锋”的刺客们还没施展拳脚，官门之主和继承人双双被杀了，铺陈了好几集的天下最牛的“官门”，竟然这等低水平？官门之主被杀这个重要的剧情出现后，原本可以展开成为爽快又酣畅淋漓的谍战、复仇大戏，没想到却是官门大宅内角色之间频繁用毒药毒人和挑拨离间、官门兄弟之间不断算计的官斗“狼人杀”，以及男女主角之间低幼的感情戏。剧情琐碎，以大段大段的群像台词支撑剧情走向，缺乏抓人看点，大多是故作悬疑、故弄玄虚。

之所以说这部剧故弄玄虚，是因为叙事上该用力的不用力，不该用力的事无巨细、琐碎无边。比如花大量的镜头和台词介绍毒药、暗器等花里胡哨的东西，但对于推动剧情展开的重要情节却一笔带过。比如，官门之主和继承人官唤羽就是在别人的台词里、回想里被杀死的。剧中很多悬疑设置也莫名其妙，比如，云为衫通过河灯向外传递信息，结果被官子羽发现，当观众为女主角捏一把汗时，镜头一回闪，原来是云为衫故意设计的破绽，为了通过悲惨身世引发官子羽的注意。间谍没有真正处于险境，剧情写不出好看的见招拆招，打着古装谍战的名号，叙事手法、剧情推进、节奏风格等都跟古装谍战剧拧巴着来。《云之羽》这种琐碎的叙事和剪辑，以及大量的废词，很容易让观众疲惫。

《云之羽》创作者们的心思几乎全花到服化道、镜头美学上了。慢动作、大特写、定格镜头、空镜头、独特构图、浓滤镜色调、独特打光等一应俱全，男女主角的超大特写画面频出，剧中动作戏拍得跟跳舞似的。《云之羽》的最大优点，可能就是追求景美、人美、物美，是一部典型的审美大于故事的作品。

现在还有不少古装剧一门心思在服化道、场景等视效审美上下功夫，却忽略了真正精彩的故事创作。古装剧当然可以从古代服饰文化、饮食文化、礼仪文化等传统文化中挖掘出属于自己的审美视效风格，打造自身的美学空间，让作品更具有辨识度。但这些视觉上的升级依旧不能代替叙事的重要性，如果没有扎实的剧情，往往结果是美得空洞无物，场面气派豪华，剧情薄弱浮夸。而且风格的极致追求，往往也会产生两极分化的观剧效果，获得褒贬不一的评价。

据齐鲁晚报